

# 動力的文藝



要承繼魯迅底文藝傳統……………車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胡

魯迅先生的雜文……………劉

魯迅書話拾零……………風子

★

英美與英蘇之間的關係……………文

「存在主義」哲學的批評……………

★

魯迅先生(封面木刻)……………

動力文藝

第一輯

東社印

# 要承繼魯迅底文藝傳統

·軍·

——代發刊詞——

文藝是——表達思想，感情，組織人民的意志，推動人口更確切一點說就是武器！刀和劍所不能夠達到的地方不能夠摧毀的「堡壘」，它確能夠摧毀。這不是真理。有誰蔑視它，他就犯了錯誤，犯了

僅就中國來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的軍隊……就是一母雙生的親兄弟。我還沒

國也在內——革命文藝和革命行動擁抱得這樣緊，以魯迅等為首的革命文藝以及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理由——壓迫，貧困，病弱，飢餓！放棄了自己應負的任務！筆或其他——而不和敵人搏鬥着。在那兇惡的「黑暗的時期」是如此，期是如此，在今天，以至將來……只要中國人民以及大多數人類，還有一個不獲得解放，這光榮的戰鬥傳統就一定要繼續着。我願望從事文藝工作的「老」人要保持這傳統；「新」人更安好好承繼下這傳統！



#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胡繩

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所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的分析，至今仍應承認為對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最好的說明。「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武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這就是瞿秋白分析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所達到的結論。

如果不從魯迅思想發展的全部過程上來看，就不可能懂得，為什麼「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四年（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的時候，在日本，開始用文字表現其社會思想。這時正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期，革命運動的中心就在日本的留學生界中。魯迅是歡迎這個為祖國求進步，求改造的革命運動的，而且還參加過當時的革命團體之一。他當時的思想受着周圍的革命運動的影響，但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比別的人看得更遠，看得更深。

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能使他滿足，在辛亥革命前，魯迅天才地預感到這個革命將不能真正達到改造故國的目的：「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何與焉。」（文化偏至論，一九〇七年）辛亥革命時，魯迅已回國，他雖也興奮地接待這個變革，但他立刻看出，這革命是假的。「到街上去走了一遍，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范愛農）

民國初年的混亂的中國對於魯迅是個鍛鍊，但這幾年間，他的思想發展極少被用文字表現出來。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夜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的戰鬥的光芒才開始輝煌地展開了。

「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固然這種個性主義，是一般知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巨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羣衆只有自發的不自覺的反抗鬥

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的庸人，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障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瞿秋白）

魯迅之「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固然是到了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年的革命風暴以後，才澈底地完成，但是五四運動後十年間，對於魯迅，正是循着這個方向而從事着艱苦卓絕的鬥爭的歷程。

x

x

x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意義在於它帶着爲辛亥革命還不會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在共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毛著「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是作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而出現的，與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有着明顯的區別，在文化革命戰線上表現了極度的澈底性，不妥協性。尤其重要的是，到了五四運動的一二年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的大部份，已陸續與敵人妥協轉向反動方面去了，而魯迅却始終勇敢而堅決地保持和發展着他的文化革命陣地。

固然在五四後若干年間，魯迅並沒有直接走向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他只是堅決在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北京城裏，向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包括着叛變了五四運動的「正人君子」們），作着短兵相接的戰鬥。雖然在主觀上，他時時自己說是在作「絕望的抗戰」「不過是與黑暗掙扎」（兩地書），但在客觀上，他正是擔任了當時整個人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重要戰線。

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在這時期已經湧現出獨立的力量，但在文化思想上還沒有能建立堅強的陣地。魯迅在文化戰線上是獨立地堅持着他的工作的，通過他的直感的生活經驗而把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鬥爭進行得如此澈底，可算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在那樣的環境下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度了。應該承認，在這些年頭中，魯迅已經把他的戰鬥業績表現出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表現出他「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穴多數，向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作爲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魯迅是有着他的特點的。瞿秋白說：「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羣衆有比較鞏固的聯繫。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他真能斷斷「過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

族的宮殿。……」

革命的知識份子，如果敢於並且能夠和封建勢力斬斷關係，和帝國主義斬斷關係，並且和一切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中退却變節的資產階級堅決對立起來，勇敢堅定地向前奮鬥，那麼他終究要發現，他的道路只能也必須和無產階級的道路相連接起來。——這是近代中國文化革命發展上的一個規律。魯迅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發展的一個最偉大的先驅者。

就這意義說，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無產階級之間確是並沒有隔開一座萬里長城。但就另一方面說，從前者的立場轉向後者（除非是虛偽的「做戲式」的「轉變」畢竟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一個嚴肅的自我改造的過程。魯迅正是在真實意義上完成這樣的過程的一個最光輝的模範。用魯秋白的說法，就是：「從自己的道路回到了我的道路」。

以為革命知識份子本來就在人民大眾中，所以用不着有什麼自我改造的想法是和魯迅的道路一點也沒有相似之處的。抱着這樣見解的人就不能不否定魯秋白下面一段分析，說：「恐怕也未必對的」罷。（舒燕）

魯秋白在這點上的分析是十分正確的。他指出，魯迅作《阿Q正傳》雖然曾經只是憎惡舊社會而不能指明社會發展的方向，但這仍不失為革命文學。『因為牠至少還能夠反映社會現象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夠喚醒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動向的。他們看得見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馴服的奴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的笨拙的守舊口號背後隱藏着的革命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文裏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革命前途的一些失望和悲觀。』

進化論與個性主義，對於魯迅固然曾經是戰鬥武器，但也曾經是障礙前進的一種負累。就這方面說，魯迅的偉大正在於他能夠通過苦痛的歷程，表現了嚴肅的自我獻身的精神，而終於克服了，拋開了這種負累。

一九〇七年魯迅作「文化偏至論」揭出他當時的思想綱領是：「重個人，輕物質」。『「搭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衆數」。這就是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基礎。』

那時的魯迅認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明的流弊是個人被集體所抹煞，主觀精神被物質生活所淹沒；而糾正這種弊病的就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創的「新」思潮，這所謂「新」思想却是以「個人主義」與「非物質主義」為標幟的。根據尼采的「超人」的思想，「文化偏至論」中說：『是非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衆，公之則治不邇。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衆人而希英哲？則多數之說，繆不中經，箇性之尊，所當張大，蓋換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慮而可知矣。雖然，此亦賴夫勇猛無畏之人，獨立自強，去離塵垢，排與言而弗淪於俗囿』

者也。」同樣的，這時候的魯迅認為唯物論思想足以造成「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的結果，因此必須靠「主觀與意志力主義之興」以挽救這種「唯物極端」的流弊，也是受了尼采主義的影響。

很明白的，魯迅這時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一種錯覺。他把歐洲資產階級文明墮落時期的反動思潮看做了是新生的代表，以數以爲二十世紀的文明將在個人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基礎上振興：「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遠莊嚴，至於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必有意義亦愈遠，箇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智力以闢生路者也。」

但魯迅之一九〇七年在「文人偏至論」以及「摩羅詩力說」等文中提出這樣的思想，並不只是「介紹」外國思想，而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來接觸了當時中國的問題。自從辛丑和約（一九〇一年）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沸騰着求革新的熱潮。但老一輩的改良主義者只希望政治「維新」，建立君主立憲，以達到振興工業，求臻「富強」的目的；新一輩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的革命主義者中只以爲拋兩劑炸彈，搞幾次起義暴動，把滿清朝廷推翻，爲故國換上民主立憲的招牌，就可以成功了。魯迅天才地感到這一切並不濟事。但究竟應該怎樣辦呢？魯迅這時候不可能提出集體主義的思想，因爲在當時中國還沒有掀起勞動人民中的自覺的羣衆鬥爭，而他們能看到的却是「大部份守舊的市儈和守舊的庸衆，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礙」（瞿秋白語）。他這時候更不可能用科學的方法來看出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而只能根據直覺的經驗體認到封建文化的傳統重壓是在中國民族向前進步的途程中必須用巨大力量來掙脫的束縛。——用個人的自覺力量擊退傳統的重壓，在守舊和虛偽的「庸衆」中保持個性的發揚是魯迅當時所可能到達的戰鬥方針。因此，歐洲資產階級沒落中的反動思想，轉過來却成了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啓蒙思想者開始他的向前追求的武器了。

應該說，提出「重個人，輕物質」的思想，對於五四運動前的魯迅並不是到達了一個思想結論，而恰恰是他在昏沉的深夜開始他的思想追求的長途的發端。在五四運動前，提出類似思想的人除魯迅外並不是絕無第二人，但能够堅持思想的追求，以致終於克服和揚棄了這個發端的却幾乎可以說，只有魯迅一人。

因此，很明白的，在四十年前，魯迅在唯心論與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上片面地提出發展個性，加強主觀力量的主張，「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但在四十年後，胡風，舒蕪諸先生企圖用新的字眼來複寫在實質上與「文化偏至論」

「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阿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已經披上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六年的時候，却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琪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一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那些未來的「官場學者」的。」（瞿秋白）

在這一「偉大的分裂」中，魯迅的立場是很鮮明的；他和虐殺人民的任何舊的，新的統治者沒有一絲一毫的妥協。他向一切披着「正人君子」面目的奴才幫兇宣戰，他也無情地揭發一切掛着「革命者」斜皮帶的劊子手的面目。

但魯迅直至大革命時期還沒有完全擺脫進化論與個性論的思想基礎——這就是上文所說的對於他的思想的負累。

進化論的思想使得他還時還不能明確地從階級觀點出發分析一切問題，雖然他從實際生活出發的最高的憎恨與打擊是向着統治階級的。「熱風」的隨感錄第四十八則中說：「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延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這固然還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年（一九一八年）所寫下來的話，在五四後魯迅自己經歷了的激烈的思想鬥爭，不能不漸次修正這種和平的進化觀念，但以這樣的看法發展到明確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却決不是簡單地一躍而至的。

進化論思想加上個性論觀點又使得他「不免會發生『懷疑羣衆的傾向』。例如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在和人通訊中會這樣說：『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照魯迅這時的想法，仍覺在「民衆」中談改革是「很難」的，因此「只好以智識階級一面先行設法，民衆俟將來再談，而且他們也不是區區文字所能改革的。歷史通知我們，清兵入關，禁纏足，要垂簾，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現在還是放不掉，後一事用了別的法，到現在還在拖下來。」（同上）這很分明的是只看到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由專制淫威所壓榨成的馴服的奴隸性，却不能看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大眾自覺地奮起的可能性。

然而這樣的觀點對於魯迅這時期的思想已不是決定的因素，而只是表現於他的反封建傳統的實際戰鬥進行中的思想負累。但如果說這種負累對於戰鬥力的發揮沒有任何影響也是不對的。

像周作人那樣的人以為，魯迅是「對於中國民族抱着一片黑暗的悲觀」，自然是極糊塗的看法。但魯迅曾經——尤其在

一九二五以後的幾年間，經歷着中國革命的大變化，曾流露出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是我們不必否認的。

魯迅從現實的生活經驗出發，赤裸裸地撕開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虛偽、卑劣、陰險、狠毒的面貌，以致使得他們的眼前——如用魯迅自己所說——「黑的惡鬼似的站着『魯迅』這兩個字」（兩地書）。但同時究因為他這時還沒有明確的階級觀點，也就常常難免把統治者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的統治制度而染上的病態一起歸着於「國民性」的問題。「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一九二五年三月）——不看招牌要看貨色，這是戰鬥的現實主義，然而把「改革國民性」當做革命的前提，却正足以「形成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如果革命失敗就因為國民性沒有改造的原故，那麼，革命就會被看做是永遠連續的悲劇了：「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而已集，一九二七年九月）

悲觀失望的情緒却不能使他停止前進的脚步，這又是為什麼原故呢？

與唯心論觀點相對立着的，從實踐鬥爭中培養起來的現實主義的戰鬥精神起着偉大的抗毒素的作用。魯迅儘管是以小資產階級的進化論與個性論思想出發，但他從不用一套小資產階級思想構成一個小天地，使自已「安身立命」於其間。恰恰相反，他永遠是在突破這個思想圈套去和現實的社會鬥爭相接觸。魯迅的個性論是「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這和從個人出發的利己主義有着原則上的區別。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底曾如此說過：「我現在對於做文章的青年，實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於弄弄筆墨的，却還未遇着真有幾分為社會的，他們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兩地書）而魯迅自己，不管在怎樣情況下，總是以誠摯的心情為社會而工作，以致到了完全不顧到自己的地步。偉大的思想先驅者，有着他的最沉重的苦痛，這種苦痛之所以是沉重，就因為那並非出發於個人利害的計較，而是要追求怎樣才能為社會的進步而工作得更好，工作得更有效。

與悲觀絕望相反的一種因素，在魯迅身上也是一路發展着的。一九二二年的「無題」中記載他因一個賣朱古律的店員基本上未失去誠實之心而感到「慚愧」，他說：「這種慚愧往往成爲我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漸漸覺得我的周圍，又遠遠地包着人類的希望」。（熱風）「吶喊」中的「一件小事」記載他從一個黃包車夫的行爲中得到深刻的感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魯迅就是這樣地常常從他與「卑微的小人物」的接觸中檢查他自己的思想。「墳」後記中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我更無情面地解剖自己。」魯迅的

自我批判，從不自欺的精神正是他能夠從周圍現實中接受教訓的基因。三一八的犧牲者更使他奮然喊出：「苟活者在淡紅的



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將更奮然而前行。」（《華蓋集》）——這時期他所能感到的希望縱然只是「微茫」的，「遠遠」的，然而這正是使他不管「路漫漫其修遠兮」，但終不放棄「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基礎。

「野草」——這一散文詩的結集最深刻地表現着他在大革命過程中的悲觀，絕望、矛盾、憤慨和苦痛的追求的心情。他的悲觀是由於他所接觸到的革命現實恰恰與所希望的相反，他的苦痛是由於在四面「碰壁」之下發現他的舊的思想武器之衰朽。整個中國正沸騰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連着的。這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雖然裏面包含着悲觀絕望的成分；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夠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真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

x

x

x

在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一次演說中，魯迅指斥了那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投機取巧的小資產階級；他說：「這樣的翻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却並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二心集》）

魯迅的思想有過「突變」麼？毫無疑問，應該肯定是有。但這突變不是所謂在「一天晚上」忽然奇蹟似地出現的。有了和封建舊勢力的長期搏鬥的經歷，從現實的鬥爭中認識到舊武器的無力與失效，我們的偉大先驅者經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後的大屠殺，大流血後，從苦痛和絕望交織矛盾中，重新抬起頭來。魯迅開始了他從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立場的轉變，他找到了新的真實的希望。一九二九年他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九三〇年他參加左翼作家聯盟，那正是「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條件一出現」，A就變成了B。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份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恨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二年四月）

「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之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現在蘇聯的存在與成功

，使我確切地相信無產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且介亭雜文」：答國  
際文學問，一九三四年）

「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  
遇到保守家們壓迫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覺醒了起來，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同上：草鞋腳小引，一九三四  
年）

——魯迅自己這樣地寫出了他的思想轉變過程。這時候他已經以社會科學代替了自然科學而為前進路程的指標，（「讀  
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他向正確，前進的路」——「二  
心集」：「我們要批評家」）由馬列主義的思想理論而「救正」了「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並且從將來  
屬於無產階級的信心而堅定了為人民大眾的立場。

魯迅的轉變更有一特點是必須注意的。近二十年來，中國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之進入革命，往往是更多帶着主觀的空洞  
革命的熱情，却較少有從實際出發的沉着的思想能力，如同瞿秋白所批評的：「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期的現實主義——也  
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魯迅恰恰是所謂「前一輩」的知識份子中的最傑出的代表。他的大半生都消耗在  
和舊社會的頑強搏鬥中，由此他換來了無數的創傷和痛苦，也取得了豐富的感覺和經驗。他撫摸着滿身創傷，針對着他所生  
活過來戰鬥過來的中國現實，經過了認真而沉重的思索，他才體認了新的真理。當他一旦把握新的時候，就像農民對新分得  
的土地一樣地忠誠不貳，生死如一地為保衛她而作戰了。他把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他在舊社會戰鬥中積蓄起來的豐富經驗  
結合了起來，就使得他能夠立刻把新的武器運用得如此地好，如此地熟練；也使得他所有的舊經驗都提煉而上升到了無產階  
級的科學水平。

從一九三〇年起，不足七年的時間中魯迅作品其見於從「二心集」到「且介亭雜文」八部雜文集中。這時期的作品和以  
前的，在風格上，在思想內容上有着顯然的區別。在戰鬥進行中的懷疑，猶豫，彷徨，悲涼的情緒已經絕跡，我們所能接觸  
到的是沉着穩定的堅毅的進軍，是對於通過一切阻難妨害而必將到達的前途的巨大信心，是與科學的分析與批判想結合着的  
分明而熱烈的愛憎。

「從二心集起以後的八部雜文中，他記錄了大地主大買辦集團的媚奴獨裁的歷史，可恥的不抵抗主義，替日本侵略者作  
前驅的內戰，殘酷的文化屠殺。同時他也描寫出來了各種奴才的嘴臉自稱還不知道主子是誰，然而却已判斷「攻擊資產制度

即是反抗文明」的教授；向日本法西斯獻上「征心」策的學者；捧異族侵略者為老祖宗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徒倚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思想名人，魯迅先生在文化界思想領域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到了後期更達到了異常輝煌而完全合乎科學的高度。」（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紀念魯迅的社論）

然而，這所說的還只是魯迅後期思想的具體表現的另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他對於中國人民充滿了信心，他有着滿腔保護人民的熱忱。而且他真是為中國人民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同上）——這也是後期魯迅作品中所表現着的鮮明色彩。這和以前他對人民大眾的看法有了巨大的躍進。

這並不是說，後期的魯迅不再指出中國人民的精神創傷，但他明確指出，這所謂「國民性」的來源，正是統治者的罪惡。例如說：「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於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中國人。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於本身利害的，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南腔北調集」；沙）如果人民的創傷乃是統治者的治績，那麼和舊中國鬥爭當然不是和人民的創傷鬥爭而是向統治者的鬥爭了；那麼「改造國民性」的事情也就一定是在向統治者決鬥過程中去實現的了，——前期的思想在這裏是經過揚棄而提高了。

後期的魯迅思想中，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佔了主要位置。關於舊形式的採用問題最足以表現他的為大眾的觀點和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方法。例如他說：「舊形式為什麼只是「採取」？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以為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像鼻子發癢的人，只要打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眾。這是一個思想內容，由此而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舊形式的採取，這採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把這些意見和以前他的看法相比，相去的距離是已十分遠的了。

然而作為魯迅後期思想的具體表現的，還有一重要方面是值得重視的，那就是他在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由小資產階級作家支持的時候，向革命作家們經常提出了及時而有力的錚戒和策勵，試讀「二心集」中的「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上海文藝的一瞥」，「南腔北調」集中的「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以及其他許多文章，那裏面所包含着思想的原則，至今仍應承認是前導的指引。

「我們戰綫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綫也就統一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在左聯結成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都是將敗落

家族的姑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戚戚噫噫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且介亭末編）：答徐懋庸）

針對着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這樣的批評和提示是有益處的。

魯迅這時又明確指出道：「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覺着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很正確的理解。」（上海文藝之一瞥）意思很明白，這說的是作家要「和革命共同着生命」，就是要努力在生活上「無產階級化」。——這裏用了生命的字眼。然而並不是唯心論，就因為這字眼包含着具體內容的原故。（只有胡風先生才會「神經質」到擔心別人會「看見生命」二字就想到唯心論。）

不要以為魯迅對左翼文壇的批評和諷刺都已過了時了。不，魯迅的話應該永遠震盪在革命作家的耳邊：「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對於左聯的意見」），「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刻，展開，却藉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上的害虫……。」

以上算是就我的理解描畫出魯迅思想發展的主要線索。

雖然我自知這樣描畫還不能包括魯迅所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的全部內容，但我希望，由此至少可以指明流行着一些對魯迅思想片面的，錯誤的觀點是如何地有害於我們來接受中國新文藝中的這一份最可寶貴的遺產。

這一類片面的，錯誤的觀點有着種種表現形式：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一生中首尾一貫堅持不移的精神，却忘記了魯迅的偉大更在於他敢於以新的立場來衝破他在舊的立場上的局限性。也有把魯迅思想發展描寫爲只有量的擴充，却不願承認其間有質的轉變。在某種意義上說，魯迅有着前後一貫的精神，（例如他始終熱切地追求中國民族的進步），這是我們不否認的，但如果看不出他曾經在怎樣嚴肅的自我解剖下使自己從小資產階級思想立場，轉向無產階級立場，那麼就無法了解這「一貫精神」是怎樣發展下來的。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的主觀戰鬥精神，好像魯迅是天生就有着超人的堅強的主觀力似的，魯迅的主觀力是由於他和實際的社會鬥爭中接觸而來的。因爲他和辛亥以來每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變緊相接觸，而且終於使自己和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相結合，所以他才能代表了中國人民最強的骨頭，最強的主觀力量。

或者是片面地強調魯迅思想由生活的直覺經驗出發的特點，却不願意來看出，魯迅並不單靠直覺經驗而到達他的思想的最高度，而是通過直覺經驗更上昇到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經過無產階級思想的鍛鍊，這些生活經驗的結論才顯得無比光輝。

或者是單純歌頌魯迅前期的個性主義思想；或者以爲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有獨往獨來，孤身作戰的精神；或者以爲，魯迅的戰鬥力量另有在於暴露黑暗，懷疑一切。然而魯迅的偉大固然在於周圍毫無響應之時，敢於孤身作戰，但更在於從不放棄組成一反對舊社會的「聯合陣綫」想法，而且終於在人民大眾中發現了他所全心全力與之相結合的力量。魯迅的偉大固然表現於他以最大的執拗攻打敵人，揭破虛偽，暴露黑暗；但又表現於他以同樣程度的執拗守衛真實的光明，並以嚴肅而寬容態度對待一條陣綫上的朋友和同志。這一面與那一面緊相結合，才構成了完成的魯迅的戰鬥人格。

總之，這一類的觀點之產生就是由於只能認識，只能親近前期思想中的個性論進化論，和唯心論傾向的因素的結果。這就因爲，魯迅後期的思想雖然是發展到更高的歷史水平，然而人們若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看去（即便是「革命」者），却終究會覺得前期的思想是較爲合胃口，易親近，反而覺得後期思想是有些格格不相入的。例如，魯迅在「南腔北調」中勸青年藝術學徒應「注意於中國舊書上的繡像與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由此而從事創作，「我敢相信，對於這，大家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對於這樣的誠摯的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讀了，縱不發生反感，怕也不易引起感動。而寧願只去反覆地讀「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熱風）那樣的在魯迅早期所寫的比較抽象的句子的。（註）

比了魯迅活着的時代，舊社會是在人民大眾的力量撼搖下更急切地瓦解着，從這裏而更多地拋出無數的「破落戶的飄零子弟」。他們在「不平，反抗，戰鬥」中接觸到魯迅的光，然而他們往往只能從一個片面去接受魯迅的前期思想。他們自以爲是和當年魯迅一樣處身在周圍一切無非是黑暗與虛偽的世界中，「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却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兩地書）依然是他們資本的情調。他們總以爲魯迅的偉大就在於敢把別人所認爲光明和希望看出其實只是虛妄，就在於敢說：「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們却不承認魯迅的偉大更在於他終於從人民大眾中發現了值得信任的力量，全心全力獻身於人民大眾的真實的希望與光明。他們一天說不出「破落戶的飄零子弟」的身份，就一天不能夠到達魯迅後期的「熱烈地擁抱着所是，也熱烈地擁抱着所非」的那種更博大，更提高的戰鬥精神。——曾在「希望」上發表的舒蕪先生的「魯迅的中國與中國的魯迅」就正是這種「破落戶飄零子弟」式的對魯迅的讚歌的代表。

而且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上，甚至於魯迅初期的思想都還不可能完全了解。例如「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是人們慣於引用的話。在那裏，魯迅甚至說了：「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然而接下來的話却常常被忽略了；「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自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爲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熱風）

在周圍都是黑暗的時候，敢於做「唯一的光」；但又準備着一旦有了太陽的時候，就情願接受光明的普照。——這才是魯迅的真精神。

從初期的這種宣告到他一生最後時期所說：「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且介亭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間是有着一貫之處的。

然而在初期，這種精神只能表達在這抽象的形式下，由這裏開始，到那「足踏在地面上」的「切切實實」的語言，其間並不是沒有迂迴曲折，沒有質的飛躍，沒有艱難，苦悶的歷程的。——懂得這，才懂得中國人民中的偉大先驅者——魯迅的道路。

（註）胡風先生在最近一篇主客對話體的文章中引錄了「熱風」上這一段話，因爲上文還有「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便很得意地向「客」說：「老兄，不要太大意了。潛力啦，生命啦，照現在的行情，在詩裏也是用不得的，用了就會被套上一頂你所痛恨的「唯心論」的帽子，那可算不得什麼「人生意義」呵！」

三十年前「熱風」的作者用「人類渴仰完全的潛力」來說明「生命」的自然進步發展，表現了唯心論的傾向，我們却並不能因而貶抑其歷史的進步作用。可是三十年後的胡風先生在並不是「詩」裏爲之解釋說：「革命的思想總是現實存在，或人生渴望的反映」，却使人無法可想，只能用「現在的行情」來估量一下了。請問胡風先生：真正的唯物論者會用「人生渴望的反映」來說明「革命思想」麼？——「主客」相對大笑三聲「哈哈」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胡風先生文見文協總會出版「五四談文藝」）

### 語錄

在目前，全中國到處可聞到大衆不平的吼聲，社會上任何角落裏，可以看到大衆爲爭取民族解放而匯流的鬥爭鮮血，這一切都是大好題材。可是前進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的產量還是那麼貧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國青年對文學修養太缺乏，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漢字太艱深，一般大衆雖親歷許多鬥爭的體驗，但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魯迅 「目前所需要的文學」

# 魯迅先生的雜文

劉方白

「待到偉大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雖然魯迅先生生前曾引契訶夫的話說：「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裏。」認爲這「真是傷心而且悟道之言」，無疑的，如今三教九流，達官走卒，多在稱讚他，而他也真有些像是變爲傀儡了。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擊和被冷落，一暈之後，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盪起，既以自衛，又以資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逐利之具，這是悲傷的。」是的，對這一點，魯迅先生倘死而有知，真該悲傷。

如今是無論什麼東西，祇要出於魯迅先生之手，就都被稱讚，被歌頌；有許多稱讚真是不如戰死在他手裏痛快些。一般的說，對魯迅先生的雜文的理解就是如此。

「雜文算什麼呢？」這個人是祇承認小說才是創作，詩歌已竟不行了，雜文更不能登文藝之門。基本上，他們否定了雜文，然而對於魯迅先生的名字，又不能不稱讚他的雜文，「魯迅的雜文不同啊！」不同在什麼地方？有的是無言可答；有的呢，則以爲他的地位不同，在文壇上他有指導性。

不是「人以文傳」，而是「文以人傳」。但魯迅先生的「人」，怎樣成其爲「人」的呢？自然他們認爲那是彷彿和吶喊。這邏輯是：因有了彷彿吶喊，他的雜文才具有指導性。那末，這指導性不是具在雜文內容的本身上，而是在與它無關的彷彿和吶喊上了。

這不是徹頭徹尾的「昏蛋」是什麼？他們無視了雜文的思想 and 內容，然而他們仍稱讚這「與衆不同」的魯迅先生的雜文。另外的一種人呢，就形式的來理解魯迅的雜文，祇從技巧上來研究它。實際上，祇從技巧上着眼，是無法理解他的雜文的，因爲這主要的表現了他整個的思想的鬥爭。

就思想鬥爭來說，魯迅先生是主要的使用了雜文這一武器，他的小說不過佔據次要的地位罷了。因此，說魯迅先生的雜文具有指導性，應是，實在也是，這指導性就具在他的雜文本身的思想和內容上。

如何凝先生所說，「革命的作家總是公開地表示他們和社會鬥爭的聯繫，他們不但在自己的作品裏表現一定的思想，而且時常用一個公民的資格來對社會說話，為着自己的理想而戰鬥，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紳士藝術家的虛偽。高爾基在小說戲劇之外，寫了很多的公開書信和「社會論文」(Public articles)，尤其是在最近幾年——社會的政治的鬥爭十分緊張的時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藝術家了，因為「他祇會寫些社會論文」。但是誰都知道這些譏笑高爾基的，是些什麼樣的蚊子蒼蠅！」

「魯迅在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裏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速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鑄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衆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何凝先生的話是沒有包括魯迅晚年的作品在內的。他晚年二心集以後的雜文所具的鬥爭性愈形強烈，但這看法大致上仍然是

可以適用的。

魯迅的雜文正同於高爾基的社會論文，用它作為面對腐朽的社會肉搏致勝的武器。他二人所不同的，高爾基的成就仍然是以小說為主，魯迅先生却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雜文上。不獨如一般人所說的，一方面是一個文學作家，一方面又是一個社會的勇猛的戰士，他用雜文的形式，「用一個公民的資格來對社會說話，為着自己的理想而戰鬥，」而是他也通過了雜文的形式，作了五四運動後二十年來思想界的樞紐工作。因此，在今天說來，這兩位文學的巨匠，在創作的成就上魯迅雖不及高爾基，但就思想的堅定和發揮的用上來說，他是超出高爾基許多的。

### 三

最初的魯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從一個沒落的士官的家庭，不顧母親的哭泣，毅然去「學洋務」，漸漸的接受了新黨灌輸給他的智識，他決定到東京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爲了「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他又轉而研究文藝，是爲了悟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價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犧牲的材料和看客。」他想借文藝改變國民的精神。這以後，他回到中國，從五四以來的雜文中，很明顯的表示出了他同時代扣得怎樣的緊密，並在怎樣的不斷的作着思想鬥爭。而他個人的思想也就由民族主義者進而爲國際主義者，由進化論者進而爲歷史唯物論者。

最初一部份膚淺的士大夫階級承繼了清末醉心於船堅砲



## 魯迅書話拾零

風子

## 中譯近代美術史潮論的成因

北新二卷四期上，發表了一封魯迅給李小峯的信，加題目「關於近代美術史潮論」，其中有一段說：

昨天偶然看見一本日本叔垣藏穗做的，以「民族底色彩」為主的近代美術史潮論，從法國革命後直講到現在，是一種新的試驗，簡單明瞭，殊可觀。我以為中國正須有這一類的書，應該介紹。但書中的圖畫，就有一百三四十幅，在現今讀者寥寥的出版界，縱使譯出，恐怕也沒有一個書店敢於出版的罷。

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這書中所選的圖畫兩三張，再附譯文十葉上下，則不到兩年，可以全部完結。論文和插相聯絡，沒有一點白費的東西。讀者也因此得到有統系的知識，不是比隨便的裝飾和賞玩好得多麼？

小峯在信末加上案語，表示北新決定照信裏辦法，每期插畫，並請得迅譯論。這計劃終於得到實行。從二卷五期起，開始登載近代美術史潮論的譯文和插圖，至三卷五期登畢，拆訂成書，還是後來單行的「近代美術史潮論」。由書店發行的分兩種裝幀，精裝布面的用米色道林紙印，平裝的用白道林紙印，留有毛邊，插圖一律用銅版紙，二十三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書名上置副題曰「以民族色彩為主的」。同時為了利於推行，加「重校印行」四字。平裝本裝幀酷似三開書屋的「鉄流」和「毀滅」，不過後者為左起橫排，稍稍不同而已。此書所附插圖一百四十幅，選紙製圖，均尚不惡。後來「魯迅全集」出版，擬縮成三十二開，以資便利，始仍借用日文原版，以保持其原來的精美和清晰。倘就國內的鑄版水準來說，北新本固已算得上乘者矣。

## 由分裝到回電

「唐宋傳奇集」由北新書局印行，陶元慶作封面，分上下兩冊，上冊五卷，出版於民國十六年，下冊三卷，附卷末「神邊小綴」一篇，於次年出版。書前印有序例，最後的一節說：「中華民國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魯迅校畢題記。時大夜彌天，雙月澄照，蟬蚊遙致，余在廣州。」語頗詭秘，而仍不肯事實。此書自第四版起，歸聯華書局出版，一九三四年五月印

利的思想，仍在高唱富國強兵，主張振興實業，主張軍國主義，還是說不了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子。他們「倒果為因」，「惟枝葉是求」，也是因為基本上並不是想理解問題，解決問題，不過為了「干祿致富」，「沽名釣譽」，所以更提不到理解「發展個性」，「思想自由」的意義，在文化論中，在二重思想中，以及這時期的許多雜文，魯迅先生諷刺且進而強烈的抨擊了這些思想。

所以這一大片土地，被末四萬萬人民，却任憑少數野心家奴役，榨取，就是因為多數的人太不關心自己的命運了。魯迅在摩羅詩力脫中歌頌反抗，歌頌勇敢，高聲的喊出了要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呼聲。他號召反抗，目的在打破人民頭上的枷鎖，粉碎一切舊傳統的對進步的阻力。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在這一時期，新青

行，內容及封面一仍舊貫，並無更動，不過將上下兩冊，合訂為一本而已。

### 兩點辨正

「魯迅全集」第二十冊附錄「魯迅譯著書目續編」，「南腔北調集」及「准風月談」目下：均作聯華書局印行，其實「南腔北調集」出版時著同文書店，「准如月談」也是直到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及本時，才用聯華名義的。一九三四年初版本原署興中書局，米色瑞與紙印。雖然內容無異，而且同文與中或者即是聯華的假託，但為符合事實，則又不可不辨耳。

### 一個遺憾

「門外文談」一冊，民國廿四年十月天馬書局出版，列天馬叢書中。天馬叢書由尹庚主編，為三十二開不滿百頁之小冊，一律左起橫排，封面各圖麥波萊勒木刻一幀，總共出過二十餘種，「門外文談」為第五種，收「論大眾語」，「門外文談」，「中國語文的新生」，「從別字說開去」，「關於新文字」等五文，編者在「編校後記」裏說：

「論大眾語」中有兩處，似乎有在這里說明一下的必要。  
第一是第二面上的「所以，要進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拉丁化即羅馬字，所以拉丁化亦即用羅馬字拼音。但是目前「拉丁化」一詞已經帶有更狹的意義了，那便是中國話寫法拉丁化論者所提出的對於中國語文改造的理論，主張和方案，它已經成為跟過去的「教會羅馬字」，現存的「國語羅馬字」等對待的固有名詞了。在這個意義上，用羅馬字拼音的就未必一定是「拉丁化」。作者寫這封信時大概還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方案，所以如此說。

第二是第四面上的「所以現在能够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這里所說的「趙元任的」羅馬字，就是指趙元任等起草的「國語羅馬字」方案（一九二六年國語統一會所公佈）。

本集各篇，後來均收入「且介亭雜文」及「二集」中，其中「論大眾語」一篇，「且介亭雜文」題作「答曹聚仁先生信」，尹庚在「編校後記」所釋兩點，一仍原文。正和「拾零集」各篇已見「二心集」，全集遂不再收「拾零集」一樣，這本書亦為全集所不收。不節省紙墨，避免重出一點上，這樣辦當然很好，不過全集編後記裏未加說明，使書名不傳，却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吧。

年上每期刊載的他的雜文，對僵尸們維持朽腐的國粹，對封建的野蠻的道德，都作了激烈的抨擊。他主張要保存國粹，先要保存我們自己，他反對袁彭道烈可以挽回世道人心的荒謬理論。在積極的方面，他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口號，他提出了婦女解放心從經濟上解放的主張。這以後的與現代評論之爭，與老虎報之爭，與狂風社與創造社之爭，與新月派之爭，與第三種人之爭……等一直到他晚年死去。真如何凝所說，那些鬥爭的對象的姓名，簡直可以當作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

魯迅先生是始終站立在時代的最尖端，始終站在思想的最正確的一方面。這是他的令人不可及處，也是他的偉大處，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雜文，他雜文的價值如何，豈不是不待細論就可詳知的一個問題了麼？



## 英美與英蘇之間的關係

文 若

(時事特講)

在着手研究國際問題的時候，你一定會碰到許許多多摸不着頭腦，而自己又無法解答的問題，比如：

(一) 英美是對立的嗎？英蘇關係爲甚麼能轉好？

(二) 蘇聯的外交政策在原則上是否跟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

(三) 英國爲什麼不許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

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姑先舉這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先來談談。

(一) 英美是對立的嗎？英蘇關係爲甚麼能夠好轉？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驚人的強大起來，它的獨佔資本勢力日形擴張，處處威脅到英國的利益。而英國，在這次大戰中，它的資本主義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使它沒有力量跟美國競爭。因此，它的世界市場，它的殖民地，都被美國獨佔資本侵入，不拘是巴爾幹，東歐，地中海，近東，中東，遠東各地，都流入了美貨與金元。於是這些地區，就成爲英美利害衝突最利害的所在了。

英國的資本主義由於在這次大戰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已經動搖了它的基礎。加之，它的工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生產力低下，以及組織和貿易能力等等，都不能跟美國相比，它想在戰後復興，需要美國的巨額貸款。這樣，英國就加強了對美國的依賴。

英國爲了經濟復興，爲了增加償付能力，必須擴大生產，以滿足本國的需要。同時，還要增加輸出，以開拓國外市場。這樣，就發生了與美國競爭的問題了。就中使英美資本家顧慮的問題是：美國經濟在開始走下坡路，在今後二三年內，就要發生經濟危機！如果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它勢必拚命的向世界市場傾銷它的過剩生產，這樣，便要影響英國的經濟復興了。

英國工黨基於以上的各種原因，就有一種避免和美國在政治上發生密切聯繫的傾向，於是在工黨內部發生了反對親美反蘇政策的鬥爭。工黨外交政策開始被清算，未來之英蘇關係可能有好轉的一天。

英蘇關係可能好轉，基本上在於，英蘇之間現在（將來也不會有）沒有世界領導權的爭奪，也沒有世界範圍經濟利益的競爭，而它們之間的衝突是有限的。因此，今天在英國人民心目中，英蘇之間的對立，比對英蘇之間的摩擦還要擔心！

最後，在英國工黨中的進步份子以及廣大的英國人民都主張親蘇而反對聯美。他們認為蘇聯絕對沒有領土野心，何況蘇聯正走向經濟建設之路。一個經濟繁榮的蘇聯，就是一個和平的蘇聯。因此，在英蘇之間是沒有戰爭的可能性的，儘管這兩個國家有着不同的制度和差異的意識形態。

## （二）蘇聯的外交政策在原則上是否跟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

蘇聯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它廢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上，廢除了一切階級不平等，建立了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政制。這樣，它的外交政策在原則上便不與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相同了。

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徵，是以蘇聯人民的利益為基礎，絕不受如資本主義各國為資本家的利益所影響。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則是以自私的掠奪的動機為出發點，它的目的在為資本家個人增加財富。而蘇聯由於沒有資本家，也沒有開拓國外市場的必要。因此，它的外交政策的執行，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蘇聯人民的利益。

蘇聯人民所要求的，是本國的經濟繁榮和生活的幸福，

所以蘇聯的政治永是以人民福利為施政的方針；它的外交政策的方針，則是爭取和平。

這在一九三〇年，史太林元帥對聯共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扼要的闡述了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他說：「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和平及加強對所有國家通商關係的政策。跟若干國家改善關係，訂立許多貿易協定以及締結技術援助等條約，這些都是和平政策的結果……戰爭的點火者雖有好幾次向蘇聯挑戰和冒險，但蘇聯由於為了貫徹和平，始終未讓敵人拉到糾紛裏去。這和平政策的結果。將來我們仍然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手段來實施這一和平政策。我們不要他人的一寸土，但也不願把自己的一寸土浪給別人。這是我們的外交政策」。

由於蘇聯堅持這種政策，對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三日希特勒德國已侵入蘇聯國土，義無反顧的發動了自衛戰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終於贏得了勝利。

其次，基於蘇聯對外所採取的是和平政策，所以它同情弱小民族運動，和尊重他國人民的民族尊嚴，始終擁護各個小國的權利及其獨立。根據卅一年來事實的證明，所有這些，並不是徒託空言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史太林在其文告中這樣指出：「全世界已有機會明白，蘇聯不祇有強大的武力，而且重視一切民族的平等，和尊重它們的自由獨立。蘇聯將來仍繼續忠實於它的政策——和平與安全的政策，民族平等與友善的政策。」

蘇聯堅持這種政策，世界的進步力量終得到了支援，形

成一個國際和平的堡壘。蘇聯一貫的忠實它的政策，為爭取世界和平的實現而鬥爭。

### (三) 英國為什麼不允許猶太移民到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凡爾賽和約」規定巴勒斯坦由英國委任統治，英國允許猶太人在這裏復國，因而抬起了阿拉伯人的反對。一九二九年在巴勒斯坦發生了首次反猶太的大暴動，一九三六年兩個民族又發生了嚴重的械鬥。一九三九年英國發表一個新計劃，答應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十年之內建立獨立國家，組織猶阿兩族的聯合政府。

但是，英國同時也允許阿拉伯人在這裏建立阿拉伯國。一九四五年歐戰結束的前夕，阿拉伯人就醞釀獨立運動，而猶太人也準備建立猶太國。

到了一九四六年，猶阿二族的衝突更加厲害，阿拉伯人以武力阻止猶太人移入，於是美國向英國提出建議；准許把歐洲的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但以十萬人為限。英國對美國的提議不表示拒絕，亦不表示接受。

在今年五月十四日，英國宣佈終止代管巴勒斯坦，以色列猶太國宣佈成立之後，阿拉伯國家——外約旦、埃及、沙地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在英國積極支持下竟發動了空前的軍事進攻，猶太人為了保衛他們年輕的以色列國而自衛，戰爭繼續了幾個月還沒有停止。

巴勒斯坦的局勢，在目前顯得格外緊張，這表現在猶阿二族之間的軍事行動上，表現在猶太人與英當局之間的對立

上，也表現在阿拉伯人與英軍當局之間的衝突上，這便形成了巴勒斯坦問題。

然而，祇此並不足以解釋形成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一則由於英國在猶阿二族之間運用兩面政策，一則由於英美二國在近東利益的爭奪上存在着矛盾。

就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兩面政策說，它是把猶阿二族玩弄於掌股之上，不斷製造兩族之間的仇恨，使它們之間的衝突永遠存在。這樣，英國就可以延長它在巴勒斯坦的統治了。

再就英美在近東的利益爭奪說，美國不僅要在巴勒斯坦取得石油權和貿易權，而且要在這裏取得戰略據點。這顯然跟英國在近東的利益是衝突的。

美國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加強在近東的地位，它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阿二族的聯合國家，付予以「自治」的權力。至於英國，它為了要在巴勒斯坦鞏固既得的權益，認為猶阿二族的對立和衝突，這樣纔能使巴勒斯坦永遠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對於英國是有利無害的。英國既然讓巴勒斯坦獨立，至多是表面上的獨立，實際上還是英國的保護國。因此，英國既不贊成猶阿任何一族建立獨立的國家。它也不允許猶阿二族建立聯合國家。所以它不主張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

預告：本刊第二輯內容

國際問題專輯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 『存在主義』哲學底批評

曹綿之

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在今日的法國成爲一種近乎宗教狂熱的思想運動，然而它的意義不限於法國，它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直至今日的一切腐朽的資產階級哲學的大匯合，是資產階級統治者在歷史法則的發展之前的恐怖的顛倒的面又故作鎮定的囁語。嚴格說，它不是哲學，而是符咒，法寶。唸起這符咒，祭起這法寶，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企圖擊退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歷史進軍，企圖挽救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危亡。

我們且先看一看存在主義的面目。

我們的陳述以存在主義的「大師」，法國作家 J. P. 薩哈特爾 (Jean-Paul Sartre) 的思想爲主要的依據。存在主義的基本命題是「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comes essence)。中世紀的基督教哲學以爲是「神」這個本質決定了一切的存在(萬有)，「神依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十八、十九世紀啓蒙思想家否定了神的存在，而將「理性」提高到本質的地位，以爲「理性」支配了宇宙人生。存在主義者則不但否定神，而且否定理性。理性主義的哲學家，如狄多羅、伏爾泰，甚至康德，以爲「人性」就是普遍的理性，「人性」爲人類存在的概念，每人皆有此共同的人性。存在主義者一方面否定神，另一方面又否定普遍的理性，那就是不承認本質先於存在，相反的，却肯定至少必有一種存在是先於本質的。這種存在是什麼呢？就是「人」，或者如海德格爾 (Heidegger) 說的，就是「人類的實在」。

人是先有赤裸裸的存在，然而再由他自身賦以本質的。所以人不是別的，而是他自己所創造的。——這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人自己創造自己，不假乎神，也不必依照理性，這就是存在主義的主觀主義。換言，「人就是主觀生命的設計者。」人所以與木石不同，木石有存在，而不知主觀地賦予以生命的意義(本質)；而人則有主觀，如沒有人的主觀，就沒有客觀，就沒有有意義的客觀世界。客觀世界以人的主觀爲中心，這就是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所以薩哈特爾誇說：「存在主義是一種使人生成爲可能的學說。」

人的存在若先於本質，則人自己對自己的存在負有責任。不但對自己負責，且對全人類負責。所以存在主義的主觀主義不只是個人自由的主觀，而是「人不能超越人類的主觀」。就是說，人在創造或規範自己時，也創造了或規範了人類。

人的存在若先於本質，則人自己對自己的存在負有責任。不但對自己負責，且對人人類負責。所以存在主義的主觀主義不只是個人自由的主觀，而是「人不能超越人類的主觀」。就是說，人在創造或規範自己時，也創造了或規範了人類。

因此，便引出三個重要概念：

(一) 痛苦 (anguish) ——「人都在痛苦之中」。人在抉擇自己的行為時，他充分知道他不僅要依照自己的意志去抉擇，同時他又為全人類作抉擇的立法者，他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且要對全人類負責。公私交乘，進退兩難，人當然便陷於痛苦之中了。但這種痛苦不但不會引起「無為主義」，反是，却是行動的條件。

(二) 棄絕 (abandonment) ——一方面既無神的依傍，一方面又無理性（包括道德規範，歷史法則）的藉口，人赤裸裸地存在着，他四面都是絕境；然而在這種絕境中，人却找到了真正的出路。他因此知道，他必須每時每刻地不息地去創造自己，創造自己的將來。棄絕了神和一切的决定主義的束縛，他才真正獲得了自由，他才知道人就是自由，正如榮斯托夫斯基說的：「神若不存在，則萬事可為。」——這就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薩哈特爾說道：「一切的價值觀念都太抽象，對具體問題不能作任何的決定」；「而人的本能和感性又只是行為的結果，不能作行為的指針」。所以理性，本能，感性都不可靠，唯一可靠的是人自己的創造。人必須自己決定自己的存在，這就是「棄絕」的意義。當然「棄

絕」和「痛苦」是連帶而起的。

(三) 絕望 (despair) ——神和理性不可靠，本能和感性又不足為行動的指針，所以人不要存任何的希冀，除了自己的創造和發現，一切都是絕望的。薩哈特爾說：「我不能信任人之性善，亦不能信任人對社會之善的興趣，因為人是自由的，並無可以依據的人性」。「一個人今天是抗德份子，明天可以變成法西斯」。「我只能信任我力所能及、我意志所能達到的東西」。「我只依靠我自己的行動」，人要做自己的工作，無須乎存任何的希望，只有行動才是實在。人就只是他的行動的總和。行動之外，一切抽象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歷史法則，以及一切的夢想和希望，都是非實在的，都是騙人的。人要絕望於一切抽象的概念，而以行動來決定概念，以行動的決果來判斷價值，這才是存在主義的樂觀主義。在此意義下，薩哈特爾說：「存在主義是一種行動的或自我行動的倫理學」。

這三個概念，一個強調人的責任感，一個強調人的自由，一個強調人的行動，它們的共同點都在反對理性，反對客觀的歷史法則，反對客觀真理，而一以「主觀」為出發點。然而這所謂「主觀」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主觀」就是意識的自我反省。「我思故我存在」，這一個命題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一個人當下的自覺，便是絕對真理之所在。任何理論越過這「自覺」的出發點一步，便只有一可能性，失去絕對性。就是說，一功理性的理論建設，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只有一可能性，不是絕對的真理。存在主

義者認爲人從「意識的自覺」出發，進而創造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到這裏，存在主義對理性的懷疑，一躍而陷入神祕主義的窠臼之中了。存在主義者又進一步說明，「我思故我在」這命題中的「我思」，不僅是「我」，亦包括別人，並且我的存在是以別人的存在爲條件的。因爲在現世界中，一個人不但要爲自己作抉擇，還要爲別人立法。人我交流，所以主觀不只是個人的主觀，而且交互的主觀 (Inter-Subjectivity)。

薩哈特爾「證明」這個絕對的真理之後，便洋洋得意地宣佈，只有存在主義的主觀主義才符合人類的尊嚴，一切唯物論都把入看作被決定了的對象，與物質界無異，存在主義者則經由人類的主觀建立真理標準，使人間的王國成爲價值的王國。

可是這「價值王國」的基礎，既不能是理性，又不能是普遍的人性，而是極其殘酷的命定的具有人類普遍性的「條件」。這條件即是：「人必須存在，必須勞動，必須死亡」，無論歷史社會環境如何變動不居，這條件是永遠不變的。照薩哈特爾看來，人生在這條件的殘酷的規範之下，是麻木的、荒謬的、蒼白的、可厭的生物過程。人的企圖即在超越這條件的限制，依照主觀自由抉擇，創造人生的意義。即使是個人的企圖，也有普遍的價值。這就是人類的普遍性。

無論歷史環境如何變化，人總想超出這個條件，即是超出自己之外，要靠自由的抉擇，而這自由抉擇永遠不變，所以存在主義者不相信「進步」這個觀念，人既靠自由抉擇，則

別人不能批評他的抉擇。除非他的抉擇不是自由的，比方說，他不是依照主觀，而且依照抽象的觀念（如共產主義或革命政黨的黨綱）去追求自由，則存在主義者可以對他作道德的判斷，說他是「自欺」。人必須爲自由而選擇自由，他所選擇的自由必須是他力能所達到的，不能依憑自由的抽象概念，因爲「太抽象的概念一碰到實際行爲就破碎了」。

所以總結起來說，人是自己的立法者；人既然棄絕了神和先天的價值觀念，他必定要自作決定；他受了條件的限制，他必定要超出這個限制，追求一個他力能所及或意志所能達到的目的，如此則人類可以實現爲真正的人類。——存在主義在薩哈特爾看來因此是一種行動的哲學。

以上我們爲存在主義這種異常可怪之論勾畫了一幅輪廓圖。這幅圖畫給了我們什麼印象呢？它強調主觀，強調個人無目的的行動，反對理性，反對科學，反對歷史法則，甚至於反對感性和經驗。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徹底的暴露。誠如蘇聯文藝批評家費里德 (V. Fild) 所指出的！「存在主義者的特別是薩哈特爾的作品的確值得我們注意，因爲它清楚地表明了現代個人主義在向我們這個時代的進步觀念作反動的進攻時所引起的社會作用。」

這雖然是目前流行於法國的一種哲學，但卻有一個世紀久的歷史淵源。這一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前後地失去了過去的革命性而轉向反動，隨之資產階級哲學也與唯物論斷絕了關係。在這些反動的哲學中，和存在主義有血緣的第一



個便是丹麥哲學家基爾克賈德 (S. Kierkegaard)，他反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體系，強調「真理就是主觀」，以此時此地的個人，以人的情緒和欲念為他的哲學的出發點，而以個人內心和神的溝通為解說。第二個便是尼采，他也強調個人的情緒，欲念，意志，並對現代文明中的人類前途表示無限悲觀，而以個人內心的服從於「超人」為解說。存在主義就是這二者的合流，但除去了「神」和「超人」的觀念，而主張人只有返求於自己，才能得救。坦坦這樣提出的是德國的主觀絕對主義者，海得格爾（他是希特勒的德國時一個德國大學校長）而薩哈特爾就直接承其除緒。

資產階級面對末落，面對無產者和人民的強大進軍，便對自己的文化，制度開始懷疑，一方面鑽進個人的主觀的牛角尖，另一方面又散播理性性，科學和歷史法則之不可靠的思想，企圖動搖對壘者的陣營。存在主義便是這種歷史形勢下的資產階級以至帝國主義者的馬前卒。

在法國，存在主義是通過文藝作品來傳播的，在薩哈特爾之前的作家，如 A. Malraux, Acide, Joyce, Dos Passos 和 Romains 等人，或者在創作方法上，或者在人物創造上，都予薩氏以影響。存在主義者作家的作品使法國一部份青年受了麻醉，使存在主義竟成爲一時的風尚。這種反科學反歷史法則的訴諸於「直覺」的思想，無從以嚴密的體系去說服人，却能通過形象以攝取青年們的感情，爲害之大，可以想見。

存在主義，和一切的個人主義一樣，假定人不是完全的

，人是「自然」的失敗的作品，人類社會便是這些劣等作品的積集，當然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其責任是在自然。人從這罪惡的現實逃出，可以躲進神祕主義，或靈魂主義，但存在主義者却和其他的個人主義不同，他以爲人無處可逃（因爲無神，亦無客觀的價值觀念），人只能在「自我當下的意識」中發現人的「自由和偉大」。人必須從主觀出發，克服「條件」的限制。這個條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而是「普遍的」存在的條件，就是生活，勞動和死亡的生物過程。從主觀出發，方能自由選擇，但自由亦有限度。人必須爲個人的自由而追求自由，若那自由只是歷史法則所規定的，那便是空洞的概念，追求那種自由就是「自欺」。

這裏，存在主義者一方面以普遍的「條件」掩護百孔千瘡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一方面又打擊爲追求理想，把握歷史法則以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人民革命運動。存在主義者認爲人生無邏輯可言，亦與現象的關聯無關。沒有因果關係，一切都是偶然。一個人今天是抗德份子，明天可能變成法西斯者。人是無法知道明天的。這裏，他抄襲了馬赫的相對主義：「只有我自己才能說這個或那個行動是好的，不是壞的」。人是可以自由抉擇的，但他抉擇的是具體的行爲，不是抽象的觀念。所以薩哈特爾公然表示不相信進步，因爲人的抉擇永遠不變。我們若引用史太林的話作一比照，就知道存在主義者的敵人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戰友。史太林說：「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應當不是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爲準則

，而是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的實際結論為準則。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科學。而薩哈爾特氏認為這種堅實的科學的信念是人們的自欺欺談，存在主義的反動政治本質就在此完全暴露無遺了。他用哲學的外衣遮住的原來是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染滿了人血的刺刀！

不僅如此，而且他還讚美希特勒的行為，他認為希特勒的具體行為是他自由的選擇，而反納粹的鬥爭者則是為了空洞的觀念犧牲了自己，是「自欺」的行為。薩哈爾特無愧是海德格爾的信徒！他過去是一個抗德份子，今日則是法西斯的歌頌者，歷史竟是如此的無情，浪他變成了身體力行的「存在主義者」！

由於以上的分析，我們自然可以依照存在主義的反動的政治本質，將存在主義的三個基本概念翻譯為如下的語言：  
 「痛苦」——資產階級中的個人不但感覺個人利益的動搖，而且感覺整個階級的沒落，痛苦雖然是痛苦，但困難猶門，資產階級必須起來撲滅他們的敵人——無產階級及其戰友。所以痛苦是他們行動的條件。

「絕望」——資產階級的現存制度文化已經無可救藥，而且斷絕了歷史的前途。神和理性都不能幫忙他們，他們只能一方面躲在神祕的自我意識中享受資產階級往日的「自由」和「尊嚴」（不是人類的自由和尊嚴），一方面煽動敵對陣營中的軍心，擊滅無產階級及其戰友的充滿信心的希望，擾亂歷史法則的腳步。這當然是超乎歷史法則的神奇的「自由的創造」。

「絕望」——理性、神、抽象的價值觀念，甚至經驗，感性都不可靠，資產階級（不是人類）陷於絕望之中，只有憑藉自己的主觀，和資產階級內部「交互的主觀」，進行實際的行動，對無產階級及其戰友進行內體的消滅。這就是

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這就是資產階級行動的「奮鬥學」！

費里德說，存在主義是「對於進步力量的一種騙局」，使充滿信以和正義感的向着社會主義的希望前進的青年們，工人們，冷淡下來，遲疑下來。這話是對的，但還有積極的作用，那就是號召資產階級的大團結，向無產階級及其戰友進行死亡前的血腥的鬥爭「行動」。往日的個人主義還有因為徬徨，畏縮而躲進蝸牛壳裏的趨向，存在主義考則不然，也在徬徨，畏縮而縮餘還能鼓起勇氣做一名帝國主義的小號兵。

一百年來資產階級的哲學「發展」到存在主義，可以說是墮落反動到極端了。資產階級哲學在反對封建主義時代，強調理性主義，含有進步的意義，一八四八年以來，資產階級進步性的任務已經終止，它開始進行壓迫它昔日的戰友，無產階級。於是資產階級的哲學便拋棄理性而強調經驗的實證（如孔德），拋棄理性的唯物論而否定客觀的存在（如新康德學派），拋棄理性而強調知覺中的經驗（如馬赫），拋棄真理而強調實用（如實驗主義），拋棄歷史主義而強調自由和主動（如新黑格爾學派），拋棄理性經驗而強調生命的衝動（如瑞格森）——而這一切最惡的成分都包括在存在主義的「哲學」之中，誠如盧波爾所說的：「任何新的獨創的哲學，資產階級已不能創造，他們從前以的大爛貨堆中掘出那早已過時的唯心論體系，並且選出其最壞的方面，折衷地把它們結合起來，並使之又一次披上假想的科學術語的偽裝」。但在與馬列主義的真正哲學的鬥爭中，這種偽裝將被揭破，而去藏在偽裝下的「哲學」最後地將一定會被消滅。

# 魯迅的方向

## 勘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一〇	一九	五四	共獨	正爭
一〇	二〇	二一	的	具猶
一〇	二二	二二	的	的是
一一	二九	二六	的	非愛憎
一一	一九	三三	刻	化是
一一	六九	四三	力是	力量是
一一	一〇	四八	親近	親近
一一	一四	四七	家	魯迅前
一一	一六	五四	受	胡
一一	一六	二八	資	衆階
一五	二四	四二	煩	近基
一六	六七	一一	煩	煩
一六	六七	三〇	煩	煩
一六	六七	下8-9	煩	煩
一六	六七	一一	煩	煩
一一	九	48-52	Existence comes before essence	Existence Comes before essence
一一	18-19	九	狄多羅	狄多羅
一一	上二	一六	全部	全部
一一	下四	一〇	人	人
一一	下三	一〇	登	發
一一	下八	一〇	決	結
一一	下二〇	一〇	懸	歷
一一	下二〇	一〇	織	識
一一	下二〇	一〇	功	切
一一	下二〇	一〇	織	織
一一	上八	一八	發	發
一一	上九	一八	快	快
一一	上二〇	二五	句	句
一一	下三	二五	之	之
一一	下二	二五	之	之
一一	上一	一四	S. kegaard	S. kierkegaard
一一	上八	一三	救	救
一一	上八	二七	Romains	J. Romaine
一一	下四	二七	主義	主義
一一	上一	二七	浪	讓
一一	上二	一八	以	肉
一一	下四	一八	以	心
一一	下五	八八	未	來
一一	下六	八八	有	者
一一	下八	二七	考	者
一一	下九	二七	縮	之
一一	下一	五五	訛	論
一一	下二	五五	的	的
一一	下二	五五	語	語
一一	下二	五五	去	其